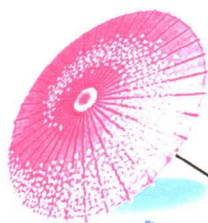


恨相逢



战国的爱

Vivibear 著

HEI XIANG FENG ZHI

ZHAN GUO ZHI LIAN

最纷乱年代里的一段浓情·于平静中刻下的铭心之爱

《寻找前世之旅》作者最新力作

云南美术出版社

恨獨走
越國志



Vivibear 著

HEN XIANG FENG ZHI
ZHAN GUO ZHI L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恨相逢之战国之恋/Vivibear 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 978-7-80623-827-1

I. 恨… II. V…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7051 号

恨相逢之战国之恋 / Vivibear 著

出版统筹:单占生
策划编辑:邵玲 侯开
责任编辑:张娟 杨慧君
美术编辑:王井起
责任校对:周薇

出版发行: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鑫苑名家 11 号楼
邮政编码:450011
承印单位: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9.75
字 数:318000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623-827-1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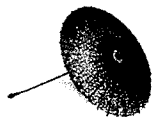
1	第一章	穿越
2	第二章	初遇庆次
8	第三章	荒子城
16	第四章	清洲城
22	第五章	强盗夷之
26	第六章	魔王信长
32	第七章	拒婚
35	第八章	求情
40	第九章	天守阁
44	第十章	冰冷的吻
49	第十一章	信长之妹
55	第十二章	修城之约
61	第十三章	别了庆次
64	第十四章	京都之行

68	第十五章	古乃夫人
76	第十六章	转折之战
81	第十七章	得胜归来
88	第十八章	礼物风波
96	第十九章	别了阿市
103	第二十章	初识家康
109	第二十一章	妒忌之火
116	第二十二章	庆次归来
122	第二十三章	意外之事
127	第二十四章	避无可避
133	第二十五章	小谷城
138	第二十六章	暗流涌动
146	第二十七章	千钧一发
152	第二十八章	攻克美浓

159	第二十九章	迁城岐阜
165	第三十章	异域客来
170	第三十一章	梦魇之人
175	第三十二章	二上京都
180	第三十三章	又见家康
188	第三十四章	暗度陈仓
196	第三十五章	危机四伏
202	第三十六章	火烧比睿
210	第三十七章	佛洛伊斯
217	第三十八章	晚宴反目
224	第三十九章	别了信长
231	第四十章	偏偏相逢
239	第四十一章	空城之计

245	第四十二章	橘花溢香
251	第四十三章	相思相逢
257	第四十四章	一统天下
265	第四十五章	嫁作人妇
270	第四十六章	迫在眉睫
277	第四十七章	宿命难改
283	第四十八章	本能寺
289	第四十九章	峰回路转
296	第五十章	前途未卜
301	终 卷	携子之手

305	番外	庆次追忆
-----	----	------



第一章 穿越

J市某公寓内。

“老爸，我可不可以不去。”这位皱眉摇头的女孩就是我，齐馨格，一位正在大学日文系就读的十九岁女孩。一听到老爸让我去看乡下的二叔，我就头大，好不容易的暑假假期实在不想就这么泡汤了。

“不行，小格，你一定要去看你的二叔。”爸爸一脸严肃。

“可是，我已经和小兰约好了，真是的。”

“乖，等你回来我和妈妈带你去吃你最爱吃的哈根达斯。”

“真的？”

“真的。”

“成交！”

在哈根达斯面前投降的我还是乖乖地出发了，在又破又小的车子上颠簸了几个小时，总算是到了二叔住的大元村。

乡下的晚上倒来得格外安静一点，可是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就起来随便转转，走到了二叔家的院子里。其实二叔家的院子布置得还挺不错，院里种满了金银花，石桌石椅，藤蔓绕梁，旁边还有一口八角形的井。

看见那口井，被好奇心唆使，我走过去打开井的盖子，把头探了过去，里面黑糊糊的，我忽然想到那部贞子电影，不由得冒起一股寒气，还是赶紧闪人，不要被好奇心害死。刚移动了一下身体，不防脚下被石子绊了一下，顿时重心不稳，“MY GOD！”话音未落，我就一头栽了下去。

第二章 初遇庆次

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好痛，我揉了揉自己的脑袋，该不会是在医院了吧？可是这医院的床怎么那么硬呢？我迷迷糊糊地刚想睁开眼睛，就被灿烂的阳光刺得又闭上了眼。好像是露天的噢，我重重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努力让自己适应一下，又睁开了眼。不禁呆住了，这是哪里？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看这里的樣子，有树有溪水，似乎是村子，难道那口井通到了大元村外？

正在我疑惑的时候，听到身后似乎有说话的声音传来，我往后一看，是两个妇人。咦？她们的衣服怎么那么奇怪？不像是现代的衣服，我的脑袋猛地一激灵，莫非，莫非是碰到了穿越时空这种超邪的事情？这个念头在我的脑袋里一闪即逝，我不禁颇为好笑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哪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也许是做梦，也许是在什么仿古城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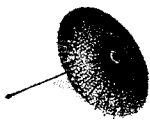
我想了想，还是觉得去问那两个妇人最方便，于是一跃而起，一溜小跑地到了她们面前，问道：“请问，请问这里是哪里？”

这两个妇人一脸诧异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天外来客。

她们摇了摇头，接着又咕噜咕噜地说起话来。听着她们说话，我的神经一下子紧绷了，天哪，她们——说的——不是中文！我身子一软，旁边的女人扶了我一下道：“你是哪里来的？怎么穿得这么奇怪？”

咦，怎么我听得懂了，噢——原来她们说的是日文！切，刚才一紧张，竟听不出这是日文了，忘了自己是日文系学生，虽然感觉和我学的日文有些不同，总算还听得懂。我现在真的好感谢老妈，当初一定让我学日文，要是学别的现在岂不是死路一条。

我又打量了这两个妇人一眼，觉得还是有些不妙，她们的衣服式样倒颇像我在日本古装电视剧里看到过的，莫非——这是日本的古代？！我忽然再次感到自己的身体软了下去，只听见自己有气无力地问道：“请问现在是什么朝代？”



那女人笑了笑：“姑娘怎么了？现在是弘治三年。”

什……什么！我完完全全地蒙掉了，天哪，弘治三年，这是什么鬼年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我真的穿越时空了，不要啊，我还想和老爸老妈一起去吃哈根达斯呢。

两位妇人见我的脸色古怪得很，互相使了个眼色，赶紧就溜了。

我还没有从巨大的震撼中回过神来，在石化了十几分钟后，我总算有点冷静下来，好歹我也是日文系的，也学了不少日本的历史，赶紧回忆回忆，这弘治三年是个什么玩意儿。

等等，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以前玩太阁立志传好像有玩到过，弘治，弘治，忽然我的身子一僵，手脚冰凉，如果我没记错，现在应该是日本史上最为混乱的战国时代。GOD，今天我的心里已经呼唤了GOD上千次，为什么，就算穿越到日本，怎么不是繁华的平安王朝呢？唉……这兵荒马乱的战国时代，我是非死不可了。

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很需要很需要一面镜子！以前我有听说过只是灵魂穿越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我朝四处打量了一下，看见不远处有条小溪，赶紧跑了过去，往水里一照，总算松了一口气。啊！还是那张脸，本尊还在，还好还好，虽然我不是天香国色，但也算清秀可人，我对自己这个脑袋还蛮喜欢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我到底该怎样才能回去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又叹了一口气。

“呵呵。”忽然有个笑声打断了我的思考。“呵呵。”又是一声，好像是从背后传来，我一脸郁闷地转过头，只见一个年轻的男子正骑在马上对着我笑，他穿着一身奇怪的花衣服，也就十七八岁，手握长枪，长长的黑发随意地扎起，修长的眉毛稍稍挑着，幽黑的双眼灼灼地看着我，嘴角边还含着一丝邪邪的笑。虽然是个帅哥，可看他的笑容似乎不像是个好人，穿的又那么奇怪。

“看什么！”我没好气地问。

“看你在发呆。”他的话令我更为恼怒。

“有病！”我白了他一眼，打算赶紧闪人。

“等一下，你的衣服怎么这么奇怪，而且你的口音也有些怪，你是哪里来的？”

我困惑地看了看自己的穿着。GOD，我又要再呼唤上帝一次了，我身上穿的居然是一套 KITTY 猫粉色睡衣，不过真是万幸，还好我没穿很性感的吊带睡衣。

看他似笑非笑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心里有气，清了清嗓子，理直气壮地道：“我是从中国来的。”

他收了笑容，一脸的疑惑，“中国我去过，没看过这样的啊，而且你的口音也不是那里的。”

“什么？你去过中国！怎么去的？”我的语气急促起来。看我一副着急的样子，他有些诧异，“中国就在本州岛西部呀。”

什么？我的脑子一阵混乱，怎么中国在日本了，我飞快地整理着自己的记忆档案，这个时候的日本，中国好像是指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山阳、山阴两地区。那么中国是什么时代呢？对了，是明朝！

“我才不是日本人。”我不屑地看了看他颇为惊讶的脸，“我是从大明来的！知道吗？大明！”

他的眼中有丝不大相信的神色闪过，忽然又恢复了那抹邪邪的笑容，“有点意思。”他那不羁的眼神中却掠过一丝深沉的意味，应该说是怀疑。

“可不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荒子城郊外。”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荒子城？我觉得这个名字有些好笑，怪不得这里看着挺荒凉的，原来村名也这么荒凉。可是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我又打量了这个少年一眼，他虽然穿的奇怪，但是衣服看着是上等货，马也是好马，气质也马马虎虎，现在也不知道回去的方法，干脆先傍上他，解决一下食宿问题。

“嗯——”我支吾着开了口，到底该怎么说才够婉转呢？

“上马！”他似乎看穿了我在想什么，微微一笑道。

我惊讶地望着这个少年，傻傻问了句，“为什么？”

他眉梢一挑，“你不是希望我带你走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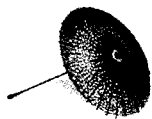
“你怎么知道？”我更惊讶了。

“哼，我长得这么帅，你当然想跟我走了。”他笑嘻嘻地说。

不——是——吧？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怎么刚来这里就碰到这么一个自大狂，唉，不过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忍一忍吧。

“衰，真的好衰……”我干笑着。

第二章 初遇庆次



话音刚落，我只觉得自己的身子一轻，下一秒，已经被他捞上了马。

马儿不急不慢地走着，在这斜阳之下，微风吹拂，靠在一个陌生的帅哥身上，一起骑马，真的很浪漫，可惜——这是400多年前。一想到这里，我的好心情全没了，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一会儿傻笑，一会儿叹气。”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调侃。

“没什么，我——”我刚说了几个字，就被他忽然用手捂住了嘴，低沉的声音从耳畔传来，“别说话！”随即他翻身下了马，握紧了手中的长枪，很不屑地笑了笑，“偷偷摸摸的算什么男人！给我滚出来！”

我一愣，难道有人一直跟踪我们吗？我好像根本没有感觉。

他的话音刚落，就见两个身量魁梧的男子手持太刀从旁边的草丛里跳了出来，朝他身上砍去。啊，这可不是电视里的情节，可是活生生的打斗！我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不过心里也有点害怕，希望这个少年不是个银样镴枪头，有点真本事才好！想着，我也翻身下了马，如果形势不好，我也能闪得快点。在我往旁边退的时候，肩膀猛地被人捏住，一阵疼痛袭来，我赶紧闭着眼睛，忙不迭地说道：“不关我的事，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哈哈！这么着急就和我撇清关系。”我一睁眼，就见他正冲着我直笑，我又望了望四周，只见那两人早已一动不动，只是身上多了两个洞，血正不断地流出来。哇，这个少年下手好快，好狠。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应该说只是尽量抽动了一下嘴角，“我，只是担心你，我怕说认识你会连累你，也是为了你好。”

他笑得极其温和，“原来你这么讲义气！”我也只得附和着干笑几声，忽然只觉得脖子上一紧，有些透不过气来，一低头，才发现他的手已经卡在了我的脖子上。

我心里一惊，脱口道：“不是吧，只是说不认识你，你就要杀人灭口吗？”

少年收敛了笑容，凑近我的脸，缓缓地问道：“那条老蝮蛇派你来做什么？”

什么老蝮蛇？我一脸茫然地看着他，使劲地想掰开他的手，我都快呼吸不过来了。

“喂，你可不可以放开你的手，你这样我怎么回答！”我怒道。

少年想了想，慢慢放开了手，眼神还是略带怀疑地看着我。

我清了清嗓子，要死不死，真是不知道自己倒了什么霉，莫名其妙地到这里，莫名其妙地要被人杀，我愤愤道：“什么老嫖蛇，我根本不知道，我也根本不知道我怎么会到这里！你以为我想来这里吗？我根本不想来这个鬼地方！碰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说到后面，我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少年先是被我这一大串话说得愣住了，接着笑了起来。

“你笑得真难看！”我恨恨地说。

他笑得愈加厉害，语调也温和起来：“好了，我想你也不是他派来的奸细，看你也不像。”

我心中一喜，他终于相信我只是个善良的姑娘了。但他接下来的话又令我顿时怒火高涨，“因为他不会派这么笨的人来做奸细。”他的脸上尽是嘲讽的笑容，我扭过脸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上马吧。”他的笑容很灿烂，“怎么，打算在这荒郊野外过夜吗？”

“我——”话音未落，又被他轻轻松松捞上了马。又来了，我哀叹一声。

“你家里怎么样啊？”我随口问道，在去他家之前还是打听周全比较好。

他轻笑了一下道：“我家里就在荒子城里，我祖父是那里的城主，有些自己的土地和农民。”

“噢，就是个大地主。”我心中一喜，好了，不愁吃了。还是个大土豪呢！

“地主？”他有点疑惑。

“就是那个——土地的主人嘛。”我赶紧解释一下。

他点了点头，又问：“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馨格，你呢？”我转过头去，为什么他老这么笑嘻嘻的。

“小格，好名字，真可爱，可惜——”他挖了个坑。

“可惜什么？”有人傻傻地跳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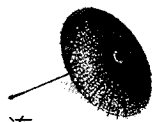
“名字和本人差太远了。”他淡淡地说着，抑制不住眼底的笑意。

浑蛋！你的名字也好不到哪里去，说不定叫什么龟田、猪鼻之类的。

“那你叫什么名字？”我瞪了他一眼，准备好随时也取笑他一番。

他甚是高兴地看着我恼火的样子：“我叫前田庆次。”

我猛一转头，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这个名字在日本战国史和太阁传的游戏里也算是赫赫有名了！难道这个貌似花花公子的人居然是被后世称为“战



国第一倾奇者”的前田庆次？历史上记载前田庆次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连人人害怕的太阁丰臣秀吉，他都不放在眼里。即使豁出性命，也不会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而且武艺超群，精通学问、茶道、诗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呢，想不到今天居然碰到他，还和他同乘一骑。我的脑子忽然一热，眼眶居然有点湿润的感觉。

他看着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不由得大笑，“我的名字和我的人一样帅吧？你可不要被我迷住了。”

咣当——好似一盆冷水落下，我的脑袋顿时清醒了，这人可能只是同名同姓。前田庆次怎么可能是这么一个小无赖呢。

他把我带到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

“啊，庆次大人，你回来了。”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女孩从房内走了出来。

“菊池，你还没睡？”庆次朝她笑了笑，把昏昏欲睡的我扶下了马，又说道，“菊池，你带她到东边的那间客房去，替她准备准备，再顺便拿点食物给她。”

菊池答应着，看了我一眼，眼中有些疑惑。

我扯了扯庆次的衣角，他又是一笑，“怎么，想到我那里睡吗？我不介意。”

我立刻飞快地给了他一个白眼，低声道：“我想洗澡，也就是沐浴。”我使劲搜索出这样一个单词，希望以前的日文洗澡也是这么说。

庆次的脸忽然红了红，弯腰和菊池说了些什么。

“那你去房里吧，菊池会去帮你烧水，早点睡！”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小次，”我冲他甜甜笑了笑，“谢谢你！”

他摆摆手，飞也似的逃走了。

在洗完澡后，我换了菊池拿来的衣服，衣服上有股薰衣草的香味，好舒服。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我真的好累，不管明天怎么样，今天我还是先好好睡一觉吧。

也许等我一觉醒来，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个梦而已。

第三章 荒子城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我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脑中一片茫然，好陌生的地方，这里并不是二叔的家，那么是哪里？昨天发生的一切就像电影般在我脑中回放，天哪，我好像是匪夷所思地穿越了时空，还穿越到了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

一转头看见了地上的榻榻米，那么这么说来，不是做梦了，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昨天见过一面的那个叫菊池的侍女端着一盆水推门进来了。她对我笑了笑：“你醒了？先洗洗脸，再换套衣服。”

“谢……谢谢！”我低声道。

我洗完脸，就换上了替换的衣服，是一件粉色和服，款式简单，行动起来倒也方便，把头发随便一扎，我就出了房门。刚走到庭院里，我不由得有点惊讶，这个地主家的地方还蛮大的呢，有很多房间，院子也很大，到处都种了些花草草，院子的一角种了很多金银花，藤藤蔓蔓，倒也挺别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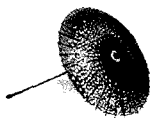
忽然想到二叔的院子里也有很多这样的金银花，心情不由得压抑起来，唉，昨天还在他的院子里，今天居然——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继续朝四周打量着，忽然在庭院的角落里发现有一口井，我不禁心里一动，自己不就是掉到井里才穿越过来的吗？如果再次掉到井里，不知道会不会回到现代呢？

想到这里，我加快脚步，走近了那口井，往里面张望了一下，只看见黑洞洞一片，到底是跳还是不跳？我犹豫着，难道我就要一直待在这个乱世吗？难道我就再也不能见到老爸老妈吗？难道要永远和现代的一切说再见吗？

不行，不可以，我闭上了眼，一咬牙，就要往下跳。

“姑娘，你想做什么？”身后忽然传来一个温柔的声音，我的动作僵了一下。

“那口井已经荒废了很久，不小心掉下去是会没命的噢。”那个声音中似



乎带着一丝笑意。

我慢慢转过身来，只觉眼前一阵眩晕，一位年轻男子站立在朝阳之下，身形修长，温润如玉的脸上含笑盈盈，一双深黑的眼睛里也满是温和的笑意，在金色阳光下，就像是一块色泽柔亮的美玉。

我咽了一下口水，正要回答。

“她是我昨日捡来的！”我皱了皱眉，看也不用看，说这种话的人只有一个。我飞快地朝着那个方向丢了一个白眼。果然看见庆次正斜斜地倚在柱子边，双手交叉，自以为很酷地笑着。

“她叫小格，是从明国来的，稀奇吧？”我又忍不住飞了一个白眼给他，不说话没人当你死了。那男子笑了笑，温柔的笑容好似春风拂过柳梢。

“你好，小格，我是前田利家，初次见面，他是我大哥利久的儿子。”他笑着说。

前田利家！我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个男人，这个名字好像更有名，因为善于舞枪，人称枪之又左，想不到他虽英勇善战，却是个儒雅的美男子，我忽然又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他是前田利家，那么那个小坏蛋真的是前田庆次了？不可能这么凑巧吧？

利家看着我的表情，不由得笑了起来，“怎么？觉得我的名字很奇怪吗？”我刚想说话，忽然听到那边那个小坏蛋又开始插嘴了，“她就是这么呆，昨天听了我的名字也是这么副表情。不知道是不是个傻子。”

八格牙鲁！我在心中又骂了他十几遍，难道我拿你没辙吗？哼！

我也笑了起来，“不奇怪，不过我还知道你的幼名叫犬千代呢。”

利家的脸色稍稍变了变：“你怎么知道？”

我贼贼地瞄到庆次身上，用手一指，大声道：“就是他告诉我的！”

利家瞟了一眼庆次，有些生气。庆次在那里拼命辩解，“我没有，我没有！”

我又火上加油地添上一句：“你不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这里的人！”

利家还是笑着，“庆次，你跟我来。”

庆次的脸色一变，“我没有，真的！”

在他被利家带走前，他气恼地看了我一眼，而我则是回报给他一个极其灿烂的微笑。

快中午的时候，我见到了前田家里的其他人。他们听说我是从明国来

的，都非常好奇，拉着我问东问西。半天后，我才勉强把他们家搞清楚。一家之长，前田家的当家主子前田利昌是个精干的老者，利昌的夫人叫阿辰，大儿子利久大概有三十几岁，二儿子战死了，三儿子就是利家，还有个小子被佐协家收养了。

我依稀记得历史上庆次不是利久的亲生儿子，是跟他母亲一起改嫁过来的，他的母亲，据说是来自甲贺的忍者家族。

“小格，你怎么会来日本呢？”阿辰夫人有些不解地问道。

我一愣，这该怎么说呢？“嗯——我，我父亲是位商人，我随他一起出海经商，谁知坐的船遇到风暴，便漂泊到这里了。”唉，我只能用这个最恶俗的借口了。

“那姑娘怎么懂我们这里的话呢？”

“嗯，因为要出海日本，所以父亲让人教了我一些。”

看着我痛哭流涕的表情，阿辰夫人很是同情地说：“真是可怜的孩子啊，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不如在我们家里先住着吧。”真是个大好人，我心中一喜，一抬眼，就看见庆次斜着身子，看着我贼贼地笑，一脸不相信的表情。我瞪了他一眼，在找到回去的方法之前，还是待在前田家比较安全，至少前田家在战国历史上境遇还是很不错的，大树底下好乘凉嘛。

我点了点头，甚是感激地说：“多谢夫人，不过我也不想白吃白住，我可以在这里帮忙做家务，做饭饭。”

“噢，你会做这里的料理？”她有些吃惊。唉，我嘴角轻轻一扬，不知吃了多少次日本料理，因为喜欢，还特地缠着那厨师教我，简单的料理自然不在话下。我点点头道：“也会做些明国菜和南蛮菜。”

前田大人笑了起来道：“那我们可有口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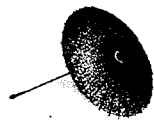
我低低地舒了一口气，这里就是我在战国年代活下去的第一步吗？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活下去，至少命运对我也不薄，碰到了前田家这棵大树。

很快，我就熟悉了这里的厨房，幸亏我平时看多了电视，原来这里和中国古代的也差不多。不过用木柴，真的有点麻烦，我一边加着柴，一边哀叹：“要是煤气灶就好了。”

“煤气灶是什么？”不知什么时候，庆次出现在了门边。

“小次，你过来帮忙！”我不客气地喊道。

他愣了愣，“你叫我什么？”



“小次呀。”我没好气地道，“不然叫你什么！小刺猬吗？”

他无奈地笑了笑，走了进来，蹲在一边帮我把柴放进灶里。

“对了，什么是煤气灶？”他还是不死心地问。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现这样子，真是难以和日后的天下第一倾奇者联系起来，可见什么都需要后天的培养。

我吞吞吐吐道：“嗯——这个煤气呢就是一种气体，气体懂吗？就像现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不用柴，就用这种气体烧饭，取暖。”

他似懂非懂地望着我，“空气？”

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干笑了一下，“当我没说。”

这天晚上，我还见到了庆次的母亲阿常夫人，她容貌清秀，但是面容严肃，不苟言笑，让人觉得十分难以亲近，真是不懂这样的母亲怎会有个反差这么大的儿子。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我也有点习惯这里的生活了，在这期间，我也曾偷偷下到井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也只能对回现代暂时死了心。

前田家里的人对我都不错，对我的烹调技术也很满意，除了庆次时不时地来骚扰我一下，我的日子倒也过得很平静。

偶尔我也会帮着修剪修剪花草，但是最经常做的事就是对着花草发呆，这么多天过去了，也不知道老爸老妈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很担心吧，不知道会不会报人口失踪呢？

“小格，在那里干什么？”一个温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索。

我回过了头，这么温柔的声音当然只能是利家了。他的眼神温和似一池春水，看着他的眼睛就会让人的心情平静起来。

“没什么，就是看看。”我囁囁着说。唉，怎么一看帅哥就有点紧张了，真没用。

他笑着走了过来，“这花有什么特别吗？”

我顺手采了一朵递给他，“你尝尝！”看着他有些惊讶的眼神，我不由得笑起来，“这种花是可以吃的。真的，吸一下它的根部。”

他半信半疑地接了过去，放进嘴里，忽然笑了起来，“果然是甜的！”他的眼神里忽然有种孩童般的纯真。

“对了，明日我就要回清洲城一趟，为主公办点事，可能要十几天后才能回来了。”利家望着我，轻轻地说道。

我笑了笑，你去哪里好像不关我的事噢。“那你自己保重啦。”

主公，他的主公是谁呢，呃——我的心跳加速，前田利家的主公，当然是战国史上最为著名，有第六天魔王之称的暴君织田信长了！不过现在应该还只是尾张国的小诸侯吧？不管怎么样，可千万不要碰上他，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利家看我的脸色变幻不定，可能误以为我是在担心他，不由得拍了拍我的肩笑道：“你不用担心我，主公身体抱恙，所以有些事要处理。”

我也笑了笑，拜托，我可不是担心你，我是担心我自己的小命啊。

“小格，你该去做饭了！”又来了，我挑了挑眉，少说一句会死吗？这个庆次还真把我当成他们家的佣人了，每天就是催着我做这做那，稍微偷会儿懒他就晃悠过来了。庆次看了看利家还放在我肩上的手，笑容里似乎有点不悦，快步走了过来，一把拉起我的手道：“走了，我们的肚子都饿坏了！”

利家把手收了回来，笑着说：“你就让她休息一下吧。”

庆次回了他一个大大的微笑，就忙不迭地拖着我走了。

“停啦，手劲这么大，想死人啊。”我用力甩着他的手。

他停了下来，放开手，问道：“你和我三叔在说什么？”

“没什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想和他抬杠。

庆次看了看我，忽然又笑了起来道：“其实我也挺敬佩三叔的，虽然他只比我大两岁，却已经是主公身边的得力家臣赤母衣众了，倒是我整日无所事事，荒废了时日。”

他的笑容里似乎多了一丝无奈。其实你以后也很厉害，名气一点也不比他小呢，我很想这样告诉他，可是我也知道不能这么说。不过看他平时嬉皮笑脸的样子看惯了，忽然对他的失意的样子有点同情起来，要不，我就好心安慰他几句吧。

“嗯，其实你也很厉害啊，看上次你的枪法多好啊，又快又狠，如果上阵杀敌，一定不比别人差！”

他的眼神忽然明亮起来，有些不大相信地问道：“真的吗？你真的这么看？”

我诚意十足地点了点头，“相信我，你是很有前途的！”现在我可真的看不出他有一点第一倾奇者的样子，在我面前的似乎只是个有些失意的少年。

现在该有些后悔平时那么对我了吧，我暗暗偷笑。